

禽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讀

讀秦本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雍有犬戎義渠豫
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
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
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然戎荆揚之地
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

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
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
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
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
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
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
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
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
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文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

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替夷之楚
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
之藉今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
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
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
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
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
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
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

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位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

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墓嗚呼
墓矣當獻帝時董卓肇螻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
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曷不脩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字真义
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
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僂忠舊教廢
儀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
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國於桓
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
弒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

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弃廢冠履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

旦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士風
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
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
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
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

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師耳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蠋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

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壁與觀再辱王庭抑何甘心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

宋乎

讀元史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氏羗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主其割中國十之六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覲慕於忘耶宋亡而溥海內外鮮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

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
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
所謂匈奴鮮卑羯氏羗索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
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
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
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執金之有完顏雍也猶
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
是元之篡也

又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益盡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
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殽也自
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勲亦必
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
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
項武李諸氏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
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
為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
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饑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
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

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鮮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鰲桀之氣猶存多陰覲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競競以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囂斷鬪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

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
靡不濺肉酪侏僂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
耳通而治其斃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
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濺肉酪侏僂左衽公
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
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
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
見盜之利而嗜為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
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氏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矣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顛其尊者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